

張堯：在「港芭」與「中芭」間迴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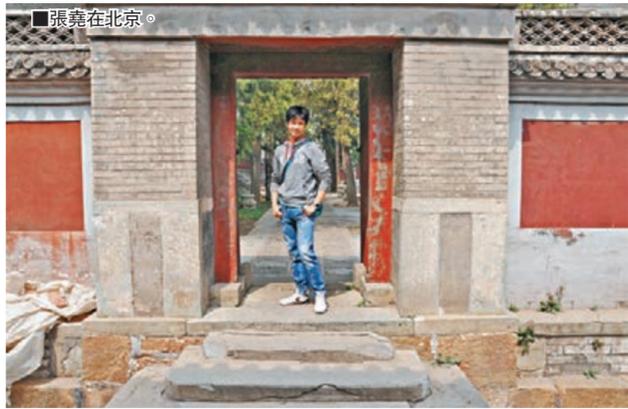
去年的八月底，張堯還在香港芭蕾舞團，作為首席舞蹈員為經典劇目《天鵝湖》做最後的排練。而今他已回到故鄉北京。不知此時此刻站在中國國家芭蕾舞團舞台上旋轉、跳躍的張堯腦海中會不會不時閃現隻身一人在香港漂泊、奮鬥的那九年時光。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偉 攝影：曾慶威

■張堯(右)與他在香港芭蕾舞團的女搭檔金瑤。

■2013年，作為男主角的張堯正為即將上演的《天鵝湖》做最後的排練。



■張堯在北京。



■在香港芭蕾舞團，張堯接觸到了不同版本的作品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舞者，國際化的氛圍豐富了他的表演模式。



■面對傷痛張堯沒有放棄，是對芭蕾的深情讓他重回舞台。

已經半年時間沒有見到張堯，腦海中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篤定的眼神，與他交流之後就會發現他的篤定緣自於對芭蕾舞深層的愛，就是這種心境給張堯帶來強大的人格魅力，這種魅力又被他恰如其分地融入肢體語言當中。所以哪怕是買「山頂票」離舞台最遠的觀眾，或許可能看不清他的表情，卻一定能被他的能量與氣場所感染。

結緣芭蕾的那條短褲

雖然現在芭蕾已經成為了張堯的信仰，但在他十歲左右的時候還不知道什麼是芭蕾，也曾因練舞的苦噙大哭。想起孩時與芭蕾結緣的偶然，張堯不經意地勾起了嘴角，他說：「我十歲左右，家裡來了一個舞蹈老師，他是我爸爸的朋友。那時是夏天，我在家只穿了條很短的短褲。這位舞蹈老師一下就發現我的腿很長，建議我父親送我去學舞蹈。開始接觸舞蹈的時候我甚至連跳舞是什麼都不知道。可後來為了考入北京舞蹈學院，我苦練了三個月的軟度。當時也是邊練邊哭，覺得跳舞實在太可怕了。後來，我幸運地考上了北京舞蹈學院，芭蕾舞與古典舞都提出要錄取我。問題是我其實是不知曉芭蕾舞是什麼，也不知道什麼是古典舞。但為了不翻跟頭，我幸運地選上了芭蕾。」

張堯開玩笑道：「如果我當時知道芭蕾這個科目具體是怎麼樣的，能看到它的未來，我想我可能會放棄這個科目。」轉瞬他又嚴肅起來：「但就在這個從無到有的過程中我既獲得了挑戰又學會了什麼是專一。是芭蕾讓我懂得執著。」

突破飽和創造挑戰

張堯說他在芭蕾舞中學會了專一和執著。但在2004年，他離開了培養他五年的中國國家芭蕾舞團加入香港芭蕾舞團。「港漂」九年後竟又重投國家芭蕾舞團的懷抱。記者不禁疑惑，是什麼原因令張堯無法安於現狀，多年來輾轉兩地？張堯答道：「我是對芭蕾與與時俱進的精神專一。其實在每個團裡都能學到不同的東西。但就算是團，能給你的也有限。所以，我選擇去其他的地方繼續學習。這或許就是我的人生吧。不斷地

去挑戰，不斷地要求自己。」

來香港以前張堯從未嘗試過離家獨自生活。當他發現現在香港一切都要靠自己後，他不但變得獨立成熟也更堅定了對芭蕾的追求。初來乍到的張堯一切都抱著學習的態度。他回憶說：「要學如何去租房子，怎麼去把水、電、煤氣費通過銀行轉賬——搞定，還要去和你的房東去打交道。每天練完舞，要拖着自己疲憊的身軀坐地鐵回到只有自己的家。可是這樣的日子，反而讓我清楚地知道了自己有多熱愛這個職業。」在這份熱愛面前，生活的營營役役又算得了什麼？

張堯稱在國際化的香港他吸收了各種不同的養分，他喜歡香港因為每個人都那麼積極和專業。談及自己在「港芭」的日子，張堯顯得特別謹慎，他希望用最恰當的語言描述他的所思所想。張堯直言：「港芭的藝術總監能夠帶給我們的一些東西是在之前國家芭蕾舞團給予不了的。比如，當時的藝術總監教了我很多雙人舞的技巧。在港芭的這些年，我接觸到了許多不同版本的作品。再加上港芭高手雲集，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舞者一起排練、互相切磋，豐富了我自己的表演模式。」

「最重要的是在港芭，不論是舞者還是服裝師又或是醫生工作效率都特別高，每個人都非常熱愛自己的職業，兢兢業業地去做好自己的工作，這樣積極向上的團隊和環境必然能給觀眾呈現優秀的作品。但是，我在香港已經九年了，我覺得自己又陷入了一種飽和的狀態。滿足現狀對於我來說是一種退步，我想要自己每天都能夠進步一點、積極一點。所以我再次離開，這是我的藝術理想。」

芭蕾不愛你的日子

張堯總說自己選擇芭蕾是幸運的，因為他愛芭蕾，芭蕾也愛他。一旦芭蕾不愛你，那它就是無情甚至殘酷的。張堯形容芭蕾舞演員的層層篩選就像選太空人一樣，很多人都為之付出了汗水與淚水，但在傷痛和年齡的催逼下，最後真正能夠登月的人少之又少。張堯在港芭也曾受過傷，韌帶斷裂後他體驗了芭蕾不愛自己時的絕望。雖

已時隔7年，講起這段經歷張堯的情緒仍有些波動。他說：「當時真的是武功盡廢的感覺。手術結束後兩個月我才能下地走路，那時我奶奶八十多歲拄個拐棍，我還沒她走得快。我非常懷疑自己不能跳了，放棄的念頭不斷出現。放棄其實很簡單的，我父親也說，要不你就去考電影學院吧。也就是說，我如果放棄芭蕾舞的話，也可以正常的生活。但是，我又想如果我是堅持了會是怎樣呢？所以，我用最傻的一種方式在堅持。」

「我不會認輸的！」張堯通過一年的調整，再一次站上舞台。「我不能說自己偉大，但是我覺得自己成功了。當我戰勝自己以後，我愈發地熱愛芭蕾、珍惜自己。手術後，每一個落地我都異常小心，就連地鐵開門快要關的時候我都不去追。可能失去芭蕾的恐懼感，讓我對自己就像對大熊貓一樣。」

回京後的驚喜

初回北京，張堯發現有很多細節要去調整和適應，譬如氣候就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但因為感受到北京政府對文化藝術發展愈來愈重視，他也頗為欣喜。他通過電郵與我們分享了他所觀察到的變化：「我走之前北京只有一兩個專業的劇院可以進行芭蕾舞演出，而且都已是很老的劇院了，裡面的地板和設施都需要更新。但新落成的國家大劇院和天橋劇院為北京的舞者提供了專業現代化的劇場。芭蕾舞對地板的要求很嚴苛，只有專業的木地板才能讓舞者可以發揮最高的水平，經科學設計的專業木質地板同時可以保護舞者，降低其關節受傷的機率。所以，站在國家大劇院的舞台上，我既震撼又自豪。」張堯還提到，中芭近期也引進了許多國外知名的大師級作品，因此每個舞者有機會去展現自己。

雖然目前張堯已回到母團，正努力用在港之所學為大陸芭蕾舞事業添磚加瓦。但在香港的這九年，可以說是他人生中至關重要的九年。在香港，他褪去生澀逐漸成熟，他不斷經歷考驗，最終堅持下來。相信，未來張堯依舊會深愛著芭蕾，而芭蕾也會好好愛他。

中國鐵聯傳媒與i-marker國際電影合作

文：徐全 資料圖

2014年3月27日，中國鐵聯傳媒有限公司（中國鐵聯）與萬維碼文化傳媒（i-marker），在香港簽訂《國際電影在中國大陸進口、發行、製作獨家合作協定書》。

據悉，中國鐵聯將負責組建專業團隊並與荷里活及世界其他地區相關電影工廠或公司制定具有市場競爭力的進口電影策略及計劃，選擇符合中國大陸市場的國際頂級電影並簽訂該電影在中國大陸的進口、發行及製作的相關協議，同時，合作雙方就該獨家合作專案的資金投入、利潤分配等具體事項做了詳細地約定。

目前，國內經營文化藝術品的交易所不少，但真正能夠成功的不多，主要原因是大家對這種類型的交易所其內涵、外延以及具體的運營模式都研究不夠，大多數交易所最終都變成了拍賣公司，交易模式簡單，交易規模不大。能否成功經營一家交易所，關鍵是要看能否創新交易方式，嫁接各類金融工具，豐富自己的交易產品，同時要突出重點，強化專項產品。中宣部黨委委員薛啟亮認為，兩家公司在香港成立文化藝術品及影視產品交易所，完全可以在天時、地利、人和的基礎上，通過借鑒其他國際交易所的成功



■簽約現場

經驗，利用香港金融市場的資金，創新交易模式，促進文化交流，創造更大的商業價值與社會價值！

中國鐵聯與i-marker香港公司的獨家合作在中國國家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背景下，是資源與資本的強強聯合，是互利共贏文化模式的創新，雙方的獨家合作將會對中國文化領域的創新、發展、繁榮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

古龍遺作殘稿面世 兩岸聯手開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林蓉、蘇榕蓉 福州報導）已故台灣著名武俠小說作家古龍所著小說《一劍刺向太陽》、《蔚藍海底的寶刀》、《明月邊城》（即《古龍江湖三部曲》）大綱殘稿近期正式面世。海峽出版發行集團，中創金融控股集團，北京魔影奇跡影視公司正式在福州簽約合作，成立北京海峽奇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啟動《古龍的江湖》殘稿續著和影視開發等項目。

在古龍生前好友、台灣風雲出版社社長陳曉林看來，古龍絕筆殘稿明顯帶有自傳性質，古龍短短48年的人生就如同他的小說一樣，充滿俠客色彩。他的父親因外遇拋棄妻兒，離家出走。古龍隨後也一人獨居，還一度加入幫派，曾在刀光血影中討生活。古龍從小缺少父愛，因此《一劍刺向太陽》寫的是父愛，是一部挑戰父權的小說。而古龍的母親早逝，他在缺乏母愛的環境中長大，《蔚藍海底的寶刀》流露的是古龍對母愛深深的眷念。但古龍的骨子

裡，像他筆下的眾多主人公一樣，放浪形骸，揮金如土，嗜酒如命，風流倜儻，最終還是個浪子，注定逃脫不了孤獨的命運，因此有了《明月邊城》。

海峽出版發行集團副總經理、北京海峽奇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彬表示，隨著《古龍江湖三部曲》項目正式由台灣古龍著作管理發展委員會交由大陸聯合啟動，該公司擬成立專門委員會，首先將面向全球華人作家開展「為古龍續著」大型活動，其中，三部曲中第一和二部已有提綱和基本梗概內容，第三部只有一句話，今次全球網絡續寫活動力爭2014年底前完成古龍先生未竟之作。古龍先生長子鄭小龍亦參與《古龍的江湖》殘稿續著活動。

古龍生平撰寫武俠小說六十餘部，他的小說創造性地將戲劇、推理、詩歌等元素帶入傳統武俠，又將自己獨特的人生哲學融入其中，闡述其對中國社會的獨特洞見，把武俠小說引入了經典文學的殿堂。